

王秉, 吴超. 安全文化的定义理论与方法研究[J]. 灾害学, 2018, 33(1): 200–205, 224. [WANG Bing and WU Chao. Research on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the Safety Culture Definition[J]. Journal of Catastrophology, 2018, 33(1): 200–205, 224. doi: 10.3969/j.issn.1000–811X.2018.01.035.]

安全文化的定义理论与方法研究^{*}

王秉, 吴超

(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 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为明晰安全文化的定义理论与方法, 进而提出较为恰当而科学的安全文化定义, 基于扎根理论研究法, 构建安全文化定义的4要素模型, 并得出安全文化定义的逻辑表达式与理论上的安全文化定义的种类数, 即为120种。基于此, 对现有安全文化定义进行推理及其争议解释。此外, 从安全文化学高度, 构建安全文化的概念模型, 并提出安全文化的新定义。结果表明, 安全文化是人类在存在过程中为维护人类安全(包括健康)的生存和发展所创造出来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有形无形的安全成果。

关键词:安全文化学; 安全文化定义; 要素; 逻辑表达式; 概念模型; 新定义

中图分类号: X915.2; X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11X(2018)01–0200–07

doi: 10.3969/j.issn.1000–811X.2018.01.035

据考证^[1], 安全文化源于安全氛围(1980年ZOHAR^[2]首次使用并定义安全氛围)。但安全文化作为学术概念,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3]于1986年才首次正式提出, 并于1991年首次提出安全文化的定义^[4]。至此, 安全文化得到了众人关注与讨论。

安全文化是近30年内安全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 特别是已开展诸多学科层面的理论研究(如安全文化学核心原理^[5]、方法论^[6]、基础性问题^[7], 及其学科分支比较安全文化学^[8]、安全文化符号学^[9]与安全民俗文化学^[10]的建构研究等)。理论而言, 明确安全文化的定义理应是开展安全文化学理论与应用研究的逻辑起点。但遗憾的是, 至今学界对安全文化定义仍未达成共识, 争议颇多, 且对现有定义存在的争议尚未做出合理而严谨的解释^[11–17]。此外, 尽管现有的各安全文化定义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它们大多是基于安全文化应用研究提出的, 未能穷尽安全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及顺应文化学与安全科学发展的总趋势, 且目前尚未有基于安全文化学高度提出的安全文化定义, 严重阻碍安全文化学研究与发展。因此, 给予安全文化一个较为恰当而科学的定义, 依然是当下安全文化学研究讨论的重点。

鉴于此, 基于扎根理论研究法, 以现有诸多

安全文化定义的为基础, 笔者深入探讨安全文化的定义理论与方法, 并从安全文化学高度, 尝试提出安全文化的新定义, 以期对现有安全文化定义存在的争议做出尽可能合理的解释, 并促进安全文化学研究与发展。

1 安全文化定义的要素及逻辑表达式

1.1 安全文化定义的要素模型

基于扎根理论研究法^[18], 笔者通过全面考察、梳理、归纳与分析现有诸多安全文化定义^[11–17, 19–24], 发现各种不同的安全文化定义基本上是有规律可循的。基于此, 笔者总结并提炼出安全文化定义的4要素, 即定义方式、文化观、安全视角与最终目的, 即学界一般均基于不同的定义方式、文化观、安全视角与最终目的, 对安全文化进行定义。由此, 构建安全文化定义的4要素模型, 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 可用同一平面内的4条线段分别表示4个不同的安全文化定义要素, 并将4条线段首尾依次连接构成一个封闭四边形, 则表示安全文化被定义, 即为安全文化定义的4要素模型。简言之, 通过分别设定4个不同边界条件(安全文化定义的4要素相当于界定安全文化概念的4个边界条件)就可对安全文化进行定义。

^{*} 收稿日期: 2017–05–31

修回日期: 2017–08–07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安全科学原理研究”(51534008)

第一作者简介: 王秉(1991–), 男, 甘肃兰州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安全文化学、系统安全学与安全科学理论基础研究。E-mail: wangbing187717@163.com

表 1 安全文化定义的 4 要素含义

一级要素	二级要素	含义	备注说明
A (定义方式)	a_1 (要素描述型)	将安全文化要素(即内容,如安全价值观与安全行为准则等)进行罗列,一般具体但复杂,易于一般人对安全文化内容与构成等的理解与把握。	一般是 1 种或多种定义方式结合使用来定义安全文化。其中,要素描述型使用最为普遍。
	a_2 (价值认定型)	从安全文化的价值(即功用或意义,如对安全绩效、安全态度、安全行为与安全管理风格等影响)方面出发,对安全文化进行定义。	
	a_3 (主体限定型)	通过限定安全文化主体(一般限定为人类或组织,组织如企业与单位等),对安全文化进行定义。	
	a_4 (“属+种差”型)	基于种的角度,安全文化是文化的子集;基于属的角度,其又诞生并应用于人们安全生产、生活领域。故可用“种+属差”方法对其进行定义。	
B (文化观)	b_1 (广义文化观)	基于广义文化观(广义文化观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是文化,涵盖物质的、制度的与精神的各个层面),对安全文化进行定义。	安全文化定义有按“狭义文化观→广义文化观”的过渡趋势。
	b_2 (狭义文化观)	基于狭义文化观(狭义的文化仅指与政治、经济等相并列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对安全文化进行定义。	
C (安全视角)	c_1 (大安全视角)	基于大安全(主要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安全与社会公共安全)视角,对安全文化进行定义,更能体现安全文化的整体性。	安全文化定义有按“生产视角→大安全视角”的过渡趋势。
	c_2 (生产安全视角)	基于生产安全(仅指企事业单位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的人身安全、设备和产品安全,以及交通运输安全等)视角,对安全文化进行定义,较具体。	
D (最终目的)	d_1 (安全)	仅以安全文化是为保障个体或群体等的安全(如免受安全威胁与事故伤亡及财产损失等)这一层最终目的来定义安全文化。	安全文化定义有按“安全→安全+健康”的过渡趋势。
	d_2 (安全+健康)	以安全文化是为保障个体或群体等安全与健康(指人在身体、精神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这两层最终目的来定义安全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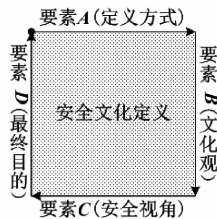


图 1 安全文化定义的 4 要素模型

1.2 安全文化定义的要素之含义

基于文献^[11-17, 19-24], 对安全文化定义的 4 要素之含义进行解释(表 1)。

1.3 安全文化定义的逻辑表达式及种类数

基于图 1 与表 1, 显而易见, 可将安全文化定义用逻辑表达式抽象表示为:

$$A \wedge B \wedge C \wedge D \Rightarrow \text{安全文化定义}。 \quad (1)$$

式中: $A = \{a_1, a_2, a_3, a_4\}$; $B = \{b_1, b_2\}$; $C = \{c_1, c_2\}$; $D = \{d_1, d_2\}$; 且在每一个安全文化定义中, 一级要素 A 可取 1 个或同时取多个与之对应的二级元素, 其他一级要素仅可取 1 个与之对应的二级要素。由式(1)可知, 尽管不同定义者给出的安全文化定义可能存在一些微小差异, 但理论而言, 若究其根本(即所强调的重点内容), 它们无外乎是上述 4 个安全文化定义的一级要素所对应的二级要素的不同选取(即设定)所形成的不同组合而已。

由此, 若忽略各安全文化定义的具体表述的细微差异, 根据逻辑运算法则与排列组织知识, 可得出安全文化定义的总种类数, 即

$$\text{安全文化定义的总种类数} = (C_4^1 + C_4^2 + C_4^3 + C_4^4) \cdot C_2^1 \cdot C_2^1 \cdot C_2^1 = 120(\text{种})。 \quad (2)$$

由式(2)可知, 理论上, 安全文化定义的种类数总计有 120 种。换言之, 无论何种安全文化定义, 均可通过分析提炼其重点内容后, 将其归入 120 种安全文化定义中的其中某 1 种。此外, 由此观之, 安全文化存在众多定义是理所当然的。

2 现有安全文化定义的推理及其争议解释

2.1 现有安全文化定义的推理

由上述可知, 基于安全文化定义的逻辑表达式, 即式(1), 可通过逻辑推理导出所有安全文化定义。鉴于此, 笔者基于式(1), 选取国内外 8 个安全文化定义者(包括著名安全文化学者或机构)^[12, 15-16, 19-24]给出的较具代表性且广泛使用的典型安全文化定义进行逻辑推理(表 2)。与此同时, 也对式(1)的普适性、科学性与合理性进行验证。

表2 基于安全文化定义逻辑表达式的现有安全文化定义推理举例

序号	定义者	定义	设定的主要二级要素	逻辑表达式表示
1	IAEA: INSAG	安全文化是存在于单位和个人中的种种安全素质和态度的总和。	$a_1、a_3、b_2、c_2、d_1$	$(a_1\wedge a_3)\wedge b_2\wedge c_2\wedge d_1\Rightarrow$ 定义 1
2	HSC: ACSNI	一个单位的安全文化是个人和集体的价值观、态度、认知、能力和行为方式的综合产物。它确定在健康和安全管理上的承诺、工作作风和精通程度。	$a_1、a_2、a_3、b_2、c_2、d_1$	$(a_1\wedge a_2)\wedge a_3\wedge b_2\wedge c_2\wedge d_1\Rightarrow$ 定义 2
3	Ostrom	安全文化是组织的信念与态度在组织运作、程序及政策等方面的反映,进而对安全绩效产生影响。	$a_1、a_2、a_3、b_2、c_2、d_1$	$(a_1\wedge a_2)\wedge a_3\wedge b_2\wedge c_2\wedge d_1\Rightarrow$ 定义 3
4	Clarke	安全文化是组织文化的一个子集,是与健康和安全的信念和价值观。	$a_1、a_2、a_4、b_2、c_2、d_2$	$(a_1\wedge a_2)\wedge a_4\wedge b_2\wedge c_2\wedge d_2\Rightarrow$ 定义 4
5	曹琦	安全文化是安全价值观与行为准则的总和。	$a_1、b_1、c_1、d_1$	$a_1\wedge b_1\wedge c_1\wedge d_1\Rightarrow$ 定义 6
6	罗云	安全文化是人类安全活动所创造的安全生产、安全生活的精神、观念、行为与物态的总和。	$a_1、a_3、b_1、c_1、d_1$	$(a_1\wedge a_3)\wedge b_1\wedge c_1\wedge d_1\Rightarrow$ 定义 7
7	毛海峰 (《导则》)	企业安全文化是被企业的员工群体所共享的安全价值观、态度、道德和行为规范组成的统一体。	$a_1、a_3、b_2、c_2、d_2$	$(a_1\wedge a_3)\wedge b_2\wedge c_2\wedge d_2\Rightarrow$ 定义 8
8	傅贵	安全文化就是安全理念。	$a_1、b_2、c_1、d_2$	$a_1\wedge b_2\wedge c_1\wedge d_2\Rightarrow$ 定义 9

注:①IAEA:INSAG——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核安全咨询组;②HSC:ACSNI——英国健康与安全委员会核设施安全咨询委员会;③《导则》——《AQ/T9004-2008 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导则》;④安全文化概念最诞生于生产安全领域,因此,上述安全文化定义中未注明的“组织”一般指企业,且侧重于生产安全领域,故笔者认为这种安全文化定义是基于生产安全视角提出的;⑤对于目前尚未有具体文献对上述各安全文化定义中“安全”的含义明确解释为“安全(包括健康)”之意的,笔者暂且认为其最终目的仅为安全。

由表2可知,现有安全文化定义均可基于安全文化定义的逻辑表达式进行推理表达,从而证明式(1)具有普适性、科学性与合理性。需指出的是,显而易见,笔者的④与⑤两点主观假定,并不影响上述对式(1)的普适性、科学性与合理性的验证结果,这是因为即便假定有偏差,但式(1)所表达的逻辑关系依然成立。

2.2 现有安全文化定义的争议解释

其实,安全文化定义和安全文化本身是两码事,因而,显而易见,安全文化定义与安全文化本身二者各自的历史发展也应是两码事,二者不可相混淆。文献^[25]指出,每种文化类型本身仅有一种能够被认同的存在方式。同样,对于安全文化这种文化类型,不同学者均尝试通过各自对安全文化的自我认知而给予安全文化定义,但因不同学者对安全文化的认知存在差异,从而致使安全文化存在诸多定义。由表2可知,不同定义者提出的不同安全文化定义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优缺点,只是各自选取(即设定)的4个安全文化定义的一级要素所对应的二级要素(即切入点或角度)不同而已,这可视为导致形成众多安全文化定义的直接原因。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有定义者的研究与实践需要的不同、定义者的学术习惯的不同、历史背景的不同、其他类型文化定义的影响

与多元安全文化解释方法的客观存在5个原因。基于文献^[15-16, 25-26],对各根本原因分别进行解释(表3)。

3 安全文化的新定义

3.1 一种新的安全文化定义方法的提出

综上所述,笔者提出一种安全文化定义方法,即

现有定义 $\xrightarrow{\text{分析与总结}}$ 共性与差异(发现规律) $\xrightarrow{\text{归纳与提炼}}$ 定义的要素 $\xrightarrow{\text{优选与推理}}$ 新定义。 (3)

由式(3)可知,因安全文化存在诸多定义,由此,可按以下3步提出安全文化的新定义:①基于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根据现有安全文化定义,分析与总结出有安全文化定义的共性与差异,即发现它们间的联系与规律;②根据现有安全文化间的联系与规律,归纳与提炼出安全文化定义的核心要素;③基于安全文化定义的要素,以“尊重前人的安全文化定义研究成果,继承已有安全文化定义的合理成分”为原则,以“立足现实,展望未来”为基点,并根据自身的安全文化研究与实践需要等,对各一级要素所对应的二级要素进行优选与重新设定,进而推理导出新的安全文化定义。

表3 安全文化定义存在诸多争议的根本原因

根本原因	具体解释
定义者的研究与实践需要的不同	不同定义者根据自身的研究与实践需要,提出有利于或符合其自身的研究与实践需要的安全文化定义,如表2中定义8的定义者侧重研究事故预防;表2中定义7的定义者侧重研究企业安全文化建设。
定义者的学术习惯的不同	理论而言,因不同定义者的学术背景、知识储备、个性性格与对待学术的严谨程度等的差异,会使不同定义者养成独特的学术习惯,由此导致不同定义者对安全文化的定义,特别是定义的具体表述会存在诸多差异。
历史背景的不同	因安全文化概念最早正式提出是在核工业领域,随即延伸至高危行业,再到普通行业,且最初安全文化应是由企业文化延伸而来,所以起初一段时间内的安全文化定义侧重于生产安全;但随着近年来“大安全观”与“大文化观(即广义文化观)”,甚至是“新文化观”的逐渐形成,又使安全文化的内涵逐渐发生了延伸与拓宽,故导致安全文化定义也随即发生了变化。
其他类型文化定义的影响	安全文化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类型,即基于属的角度,安全文化应隶属于人类文化,此外,学界普遍认为,组织安全文化应是组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其他类型文化定义的变化会对安全文化定义产生直接影响。
多元安全文化解释方法的客观存在	根据解释学的观点,人文社会科学的解释方法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解释方法,其不具重复性、唯一性与定量性,它是多元的。多元的解释方法自然会得出诸多结论,而这些结论都有其合理性,对现实都有某种程度的指导意义。安全文化作为安全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分支,按此推理,安全文化的定义存在多元性也是必然的。

显而易见,这种新的安全文化定义方法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严谨性与合理性,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或很大程度上减弱了个体主观性的影响,因此,得出的安全文化定义也更具说服力和适用性。其实,对于存在诸多争议的学术概念(如安全科学领域的“安全”、“事故”与“风险”等),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学术概念的定义,均可采用该定义方法进行定义,其是一种新的定义方法,其也应隶属于解释学的方法论范畴。

3.2 安全文化定义的要素的优选与设定

笔者根据安全文化学研究、实践与发展需要,以及安全科学发展动态与趋势,基于安全文化学高度,借鉴文化学(包括企业文化学)相关经典著作(或教材)^[25-26],并按照式(3)的步骤③的具体要求,对安全文化定义的一级要素所对应的二级要素进行优选与设定,具体见表4。

3.3 安全文化的概念模型

安全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应基于整体主义路径,从安全科学视角出发去审视人类文化整体,进而提出安全文化的定义。具体而言,就是应以人的安全(包括健康)为纲领,提取并重新整合人类文化中与安全有关的文化元素,构建出“珍爱生命、关注人的安康、提升人的安康保障水平及其生产与生活舒适度”为主旨的文化模式,即“人的生产与生活关系和谐、安全价值高扬、安全意义丰富和安全态度超迈”的文化模式。基于此,并根据表4对安全文化定义的要素的分析、优选与设定结果,构建安全文化的概念模型,如图2所示。

安全文化的概念模型的表明,宏观而言,基于安全科学视角去审视人类文化整体,就可提出

安全文化的定义;具体而言,可分别从具体设定的定义方式、文化观、安全视角与最终目的4个角度去审视人类文化整体,就可界定出安全文化的概念,这相当于用4个不同平面(即平面ABC、平面ABD、平面ACD与平面BCD)去截(即切)人类文化整体(即三棱锥ABCD的外接球),所形成的三棱锥ABCD即为界定的安全文化概念。

3.4 安全文化的新定义

综上所述可知,对于安全文化的定义,归根结底是为让人们理解什么是安全文化。事实上,安全文化是一个整体或具体,无论是何种安全文化定义,就安全文化本身而言,都应拥有同样的内涵和外延,即安全文化概念的界定对于客观存在的安全文化而言应是可同一的。

由此,基于安全文化的概念模型与表4内容,从安全文化学高度,对安全文化的新定义用逻辑表达式进行表示,即为“(a₃Aa₄Aa₅)Ab₁Ac₁Ad₂⇒安全文化新定义”。由此,笔者尝试提出安全文化的新定义:安全文化是人类在存在过程中为维护人类安全(包括健康)的生存和发展所创造出来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间的各种关系的有形无形的安全成果。一般而言,有必要对一个简明精确的定义进行进一步解释。对安全文化的新定义做以下4点具体解释。

(1)安全文化是由人类这一主体创造并享用的,这是限定主体型的定义方式的体现。因此,此定义强调人类这一主体,离开人类这一主体,一切都没有了意义。此外,文献^[25]指出,文化是由人类存在于地球期间创造的,因此,此定义用“人类在存在过程中”这样的修饰语进行限定,是

表 4 基于安全文化学高度的安全文化定义的要素优选与设定

一级要素	二级要素	是/否选择	选择/排除的理由	补充说明
A (定义方式)	a_1 (要素描述型)	否	理论而言,要素描述型的定义方式并不能穷尽安全文化的所有内容,故排除 a_1 。	为避免要素描述型定义方式的缺陷,笔者补充1种新的定义方式,即要素总括型,不妨将其设为 a_5 ,就其的具体解释见安全文化的新定义解释。
	a_2 (价值认定型)	否	理应明确安全文化的价值是区分其与其他类型文化的关键,但在定义时,可用D要素来代替。为避免重复,故排除 a_2 。	
	a_3 (主体限定型)	是	若安全文化离开了其主体,安全文化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在定义时安全文化应限定安全文化的主体,故选择 a_3 。	
	a_4 (“属+种差”型)	是	安全文化是文化的子集,但其又诞生并应用于人们安全生产、生活领域,因此“属+种差”型定义方法可用,故选择 a_4 。	
B (文化观)	b_1 (广义文化观)	是	随着近年来大文化观(即广义文化观),甚至是新文化观的逐渐形成,经典的文化学(包括企业文化学)文献就文化(或企业文化)的定义绝大多数均基于广义文化观提出,此外,就安全文化而言,安全器物形态尤为重要,且从广义文化观定义安全文化,更有利于丰富安全文化学内涵。故选择 b_1 。	广义文化观(即大文化观)也是顺应文化学发展趋势的具体体现。
	b_2 (狭义文化观)	否		
C (安全视角)	c_1 (大安全视角)	是	随着现代化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人类已悄然迈入风险社会,随即面临的安全问题日趋变多变杂,即由“点”变为“面”,直至为“体”。显而易见,在风险社会这一时代与社会背景下,树立大安全观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大势所趋。为促进现阶段的安全文化学研究与发展,也必须树立大安全观,故选择 c_1 。	大安全视角(即大安全观)与安全科学的发展趋向相吻合。
	c_2 (生产安全视角)	否		
D (最终目的)	d_1 (安全)	否	早期在安全科学领域,“安全”一般侧重于表达其狭义的含义;但目前在安全科学领域,绝大多数学者均认为“安全”应包括“健康”之意,这已基本达成共识。由此观之,为保持与目前安全科学领域中的“安全”含义的一致,安全文化的最终目的应包含“健康”,即“安全+健康”。故选择 d_2 。	为严谨起见,在定义安全文化时,应用“安全(包括健康)”加以限定。
	d_2 (安全+健康)	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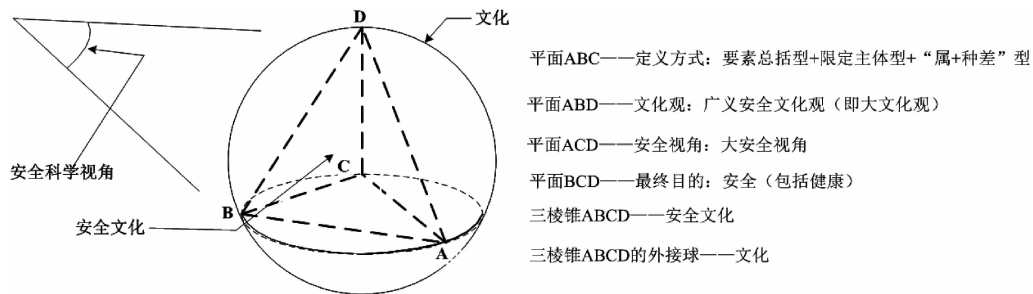


图 2 安全文化的概念模型

非常必要的。需指出的是,该定义中的“人类”包括“个体与群体”,由此该定义就同时涵盖了个体安全文化与群体安全文化,同时这也与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相吻合。

(2)人类创造安全文化的目的是为人类自身的安全(包括健康)生存和发展,这是最为重要的。若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仅仅是限于本能的生存而不是“安全(包括健康)地生存和发展”,那么,人类与其他动物也就没有了区别,因此,安全文化

是人类有目的的创造。

(3)安全文化的涉及面极其宽广,是无法用描述性的方式一一叙述穷尽的,但究其根本,无非是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各种物质与非物质的安全器物、行为、制度、思想、观念、道德等关系而已,这即为表4中提及的要素总括型的定义方式。此外,显而易见,该定义的本质实则是“属+种差”型的定义方式。

(4)理论而言,安全文化的定义总是根据人

们的安全成果去界定,这是毋庸置疑的,而此定义强调的就是安全文化形成过程中所取得的所有安全成果。安全文化既有历史的(但目前不再适用或已消失的),也包括目前还存在的或正在服务于人类的安全成果。另外,此定义强调的安全成果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不限于某种具体形式,如有形的安全器物,无形的如安全理念、安全制度与安全民俗等,它们都是人类的安全文化成果。

4 结论

通过对安全文化的定义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安全文化定义的4要素为定义方式、文化观、安全视角与最终目的,通过分别设定4个不同边界条件(安全文化定义的4要素相当于界定安全文化概念的4个边界条件)就可对安全文化进行定义;基于安全文化的4要素模型,可得出安全文化定义的逻辑表达式与理论上的安全文化定义的种类数,即为120种。

(2)基于安全文化定义的逻辑表达式,可通过逻辑推理导出所有安全文化定义,这表明安全文化定义的逻辑表达式具有普适性、科学性与合理性;导致形成众多安全文化定义的直接原因是不同定义者选取(即设定)的4个安全文化定义的一级要素所对应的二级要素不同造成的。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有定义者的研究与实践需要的不同、定义者的学术习惯的不同、历史背景的不同、其他类型文化定义的影响与多元安全文化解释方法的客观存在5个原因。

(3)“现有定义 $\xrightarrow{\text{分析与总结}}$ 共性与差异(发现规律) $\xrightarrow{\text{归纳与提炼}}$ 定义的要素 $\xrightarrow{\text{优选与推理}}$ 新定义”是一种新的安全文化定义方法,其应隶属于解释学的方法论范畴;安全文化概念模型表明,以“尊重前人的安全文化定义研究成果,继承已有安全文化定义的合理成分”为原则,以“立足现实,展望未来”为基点,基于整体主义路径,从安全科学视角出发去审视人类文化整体,就可提出较为恰当而科学,且有利于安全文化学研究发展的安全文化新定义。

(4)基于安全文化学高度,提出的安全文化的新定义为:安全文化是人类在存在过程中为维护人类安全(包括健康)的生存和发展所创造出来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有形无形的安全成果。

参考文献:

- [1] 李杰,郭晓宏.安全文化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7(4):525-532.
- [2] Zohar D. Safety climate i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implications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80, 65(1): 96.
- [3] International Nuclear Safety Advisory Group. Summary Report on the Post - accident Review Meeting on the Chernobyl Accident [M]. Vienna: Safety Series, 1986: 75.
- [4] International Nuclear Safety Advisory Group. Safety Culture (Safety Series No 75 - INSAG - 4) [R]. Vienna, 1991.
- [5] 谭洪强,吴超.安全文化学核心原理研究[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4,24(8):14-20.
- [6] 吴超,王秉.安全文化学方法论研究[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6,26(4):1-7.
- [7] 王秉,吴超,杨冕,等.安全文化学的基础性问题研究[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6,26(8):7-12.
- [8] 王秉,吴超.比较安全文化学的创建研究[J].灾害学,2016,31(3):190-195.
- [9] 王秉,吴超.安全文化符号学的建构研究[J].灾害学,2016,31(4):185-190.
- [10] 王秉,吴超,贾楠.安全民俗文化学的创立研究[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16,38(6):1237-1243.
- [11] 谢荷锋,马庆国,肖东生.企业安全文化研究述评[J].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8(1):35-38.
- [12] 王亦虹.企业安全文化评价体系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07.
- [13] Hui Zhang, Douglas A Wiegmann, Terry Lyon Thaden, et al. Safety culture: a concept in chaos? [J]. Proceedings of the Human Factors and Ergonomics Society Annual Meeting, 2002, 46(15): 1404-1408.
- [14] Guldenmund F W. The nature of safety culture: a review of theory and research [J]. Safety Science 2000, 34(2): 215-257.
- [15] 傅贵,何冬云,张苏,等.再论安全文化的定义及建设水平评估指标[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3,23(4):140-145.
- [16] 毛海峰,郭晓宏.企业安全文化建设体系及其多维结构研究[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3,23(12):3-8.
- [17] 徐德蜀,邱成.安全文化通论[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2-11.
- [18] Struss A, CORBIN J M.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J].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990, 77(1): 129.
- [19] HSC. Advisory committee on safety of nuclear installations. ACSNI Study Group on Human Factors, Third Report [R]. London: HSE Books, 1993.
- [20] Clarke S.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safety: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afety culture [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99, 20(2): 185-198.
- [21] Oström L, Wilhelmsen C, Kaplan B. Assessing safety culture [J]. Nuclear Safety, 1993, 34: 2(2): 163-172.
- [22] 曹琦.关于安全文化范畴的讨论[J].劳动保护,1995,43(12):26-28.
- [23] 罗云.安全文化的起源、发展及概念[J].建筑安全,2009,24(9):26-27.
- [24]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导则: AQ/T 9004-2008 [S].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2009.
- [25] 陈华文,王道,陈映婕,等.文化学概论新编[M].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13:5-12.
- [26] 王超逸,李庆善.企业文化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30-34.

(下转第224页)